



■沙澧写手

脉脉温情淡淡忧

——朱超作品中的温暖与惆怅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的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设备足后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张慧敏

朱超的文字，非常具有小说的语言质感，这是我们初读朱超作品时最大的感受。但因为篇幅所限，他见诸报端的，多是散文和诗歌作品。

平时，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每每谈到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就会变得热情而健谈。从他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饱满和细腻的情感，在这种温暖的文风里，又会让人感受到他的疑虑和困惑，甚至带点伤感。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温情且具有忧郁气质的写手。

朱超的散文注重语言的雕琢，时有华丽精工的语言，字里行间流淌出的脉脉温情，像是和熟悉的朋友促膝闲谈，虽伴有淡淡忧伤但不消沉，反而韵味悠长。温暖与失落并存，仿佛成为他散文的一种风格和印记。《文人的精神圣殿》《浮生断想》这类随笔，侧重于对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加以探究，对其精神境界表达仰慕之情，尝试从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中汲取养分，滋润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者的内心。谈到苏轼的遗世独立，他认为“这种孤独与悲凉恰恰是柔软的灵魂深处最不愿舍弃的、对人间沧桑与无奈的深刻悲悯。它看淡纷扰，坦荡平静，对大事小情有通透的洞察，而为不争”。朱超把沈复的《浮生六记》看作是家常菜中的精品，“以天地为灶、岁月为柴，人间的悲欢离合皆可烹调，浮生的喜怒哀乐皆可煲汤；在生活的烟火中，辅以五味杂陈的心事为佐料，饮食男女，芸芸众生，都无可遁逃，也无须遁逃”。这种看似洒脱的文风中，总是会夹杂着隐隐的惆怅，就像是带着点含蓄的笑。《岁月凝珠暖心怀》属于影视随想，偏重于故事层面，

我的山上时光

个人简介

朱超，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创作有中篇小说《午镇忆事》，短篇小说《怒火中烧的年代》《美学故事》，散文、诗歌及评论散见于《漯河日报》等。执着于用文字打捞记忆，温暖自己的同时也带给他人温暖。

■朱 超

天实在是比别处的蓝，风也带着凉意。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来到山上的。

车在盘山道上没头没脑地转个不停，路旁山壁上残存的古树，却分明矮了下去，不见了。于群山掩映之中，偶尔闪出星点般的行人是赶路的山民。

山顶一片苍茫，初升的红日激荡着清晨的薄雾，撩动层峦神秘的面纱。我注视着对面那座笼着白雾的小丘，恍惚觉得自己是在梦中。我常常会陷入这种莫名的恍惚，刹那间忘乎所以，一切仿佛都是那样的不真实。等我回过神儿来，雾气已经散尽，柔和的阳光洒在山顶，远近的山峦尽收眼底，我的心情也变得畅快起来。

正午时分，山顶的阳光比别处的要辣。汗水顺着脸颊和脊背滴下，额头的汗珠不小心滑入，刺得人眼睛酸痛。但对于这群外出讨生活的北方汉子来说，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中有的在山西挖过煤，有的在青海放过羊，可谓“久经沙场”，我则不同，初出茅庐，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嘴上还没毛呢”！不得已，我为自己塑造出一个理由来抗议他们并无恶意的嘲弄：我在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着美好的未来，这是件有意义的事。

然而，仅靠意义似乎是不够的。每天，我开着工具车惊心动魄地在狭长的山道上颠簸，往返于工地与库房之间。与体力的消耗相比，心中的寂寞更让人难耐。工友当然是有的，话题也不少，可寂寞终究还是如影随形。

由影片内容引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与往日重逢》可以看作游记散文，穿插近几年的生活经历，淡淡的感伤背后，是对生活的反思和希冀。

《父亲的放映机》《老屋往事》《消失的池塘》是回忆性散文，对童年生活记忆的打捞和重组构成了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章因为与自己的生活直接相关，联系紧密，作者想要传递的无论是留恋还是感怀，大都深沉而细腻。

老屋、池塘、放映机，是一个时代的生活印记，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时代变迁，赋予了城市和乡村日新月异的面容，可挥之不去的是人们对往日时光的复杂感情，作者抓住了其中的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意象，注入自己的感悟，形成清新别致的文风，给人以美的遐想和体验。他在文章里说道：“时光终究是留不住，朱颜辞岁，繁花辞树，难免让人唏嘘、感慨。池塘和老屋的确是从我们的村子消失了，这变迁让人怅惘，或许还带着感伤。”但是“渐去的岁月，也并非徒留感伤，它带给我们的收获远远超出了预期。消失的池塘，终会在时间里开出一朵清荷。”可以明显感受到，对故乡和往日的人、事、物，朱超是矛盾的，既有温暖的追忆和挽留，又有不得不挥手作别的失落和惋惜，还有对生活充满的憧憬和期许。

对于文章时而流露出的伤感基调，他坦言是性格原因。他说自己从小就敏感内向，小学时做班长，他曾一个人悄悄跑去操场练习喊起立。如今虽然不似小时候那样胆怯，但骨子里还是文气内敛，连幽默也是慢半拍的冷幽默。

《卧虎往事》是朱超目前发表于《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的唯一一篇小说，结合我私下读到的他的其他小说，我觉得他在小说创作上有自己的追求和标准。他的短篇小说不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还试图把读者带入那种有意营造的小说氛围当中。这对作者把控文字的能力要求很高，如何让这种代人感更加自然、富有魅力，是他需要注意并为之努力的地方。

另外，他的小说作品篇幅较长，不适合在报纸刊发，所以应尝试多为期刊创作。这就需要多研究每家期刊的用稿风格，有针对性地创作，并努力让文章风格更加突出。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付出努力，在创作的道路上撷取文学的芬芳。

当绯红的晚霞绕上山腰，我就结束了一天的冒险旅途，迎着疲惫的步伐走向饭堂。这时，打饭的师傅把眉毛一扬，说道：“来啦，小伙子！”我刚咧嘴朝他笑笑，算是回答。然后，他就抄起大勺深深地舀下。他总觉得我这么瘦的身体应该待在家里休养，所以每次我来吃饭，他都格外照顾。

山上的夜晚是宁静的，如果你和工地离得够远。有时，我一个个人顺着石阶来到“巨石阵”前，就着山下轰鸣的车声，啃几口馒头，望一望星空，疲惫便一丝一缕地消散了。这地方是我白天站在工地高塔上发现的，一小片平地上竖着几块残石，作为欣赏夜色之所，它再合适不过了。

晚风吹过斑驳的石壁，吹着我干涩的头发，吹向远方闪着橘黄灯光的灰色帐篷。我的心常常在这一刻澎湃起来，仿佛有一种“未收天子河皇地，不拟回头望故乡”的情怀，然后，顶着满天繁星走下山去。

那天回到住处，灯还未熄。“挖过煤的”和“放过羊的”围在桌前，正喝得起兴。见我进门，“放过羊的”打着酒嗝嚷起来，说我不该乱跑，害得他寻了好久，然后就要罚酒，“挖过煤的”在一旁起哄。我坐下饮了几杯，被风吹冷的身上不觉冒出了汗。“放过羊的”对我的表现很满意，醉眼朦胧中打开了话匣子。说到动情处，眼中竟闪出了泪花，绽放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就势抿了口酒，我和“挖过煤的”转过脸去，向着发黑的墙壁，海报上长发的美女痴痴地笑，她读不出一个拙朴男人胸中的情怀。

下山的日子，最终还是到了。清晨的阳光抛在路面上，映出些淡淡的树影。我打开车窗，感受来自旷野的清新。风往后吹，吹散了工地的喧嚣，吹散了我漂泊的思绪。乌黑的煤、雪白的羊和挥动的大勺在我脑海中起伏起伏。我知道，此行不虚。

我不知道坚韧的定义，也不了解一份质朴的情谊承载着多少深沉。那天，得知我要离开工地继续上学，“放过羊的”把他珍藏已久的钢笔塞入我手中，我竟无话出口。他笑着挥手，转身融入上工的人群中。旭日洒向山顶，映红了一张张写满沧桑的脸庞。这些旗帜般的面孔分明昭示着他们的担当：于人于己显真性情，俯仰之间笑对人生。

我们的文字，闪耀着光芒；我们的写作，是心灵的交响——这是2020年初《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新年致读者》中的话语。

2020年岁晏，《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又完成了它一年的使命。

2020年，是充满感动的一年；2020年，是无数人不计付出守护平安健康的一年。

2020年，对国家与民族来说，脱贫功成、全面小康，第一个百年即将梦圆；对文学文艺工作者来说，抒怀梦想、记录时代，何其神圣光荣。

2020年，面对疫情，无数的逆行者迎难而上、以命相搏，他们是新时代的英雄，是脊梁、是精神；面对疫情，我市广大文学文艺工作者努

生活闲情

鹤立霜天竹叶三

■新小倡

多年前，我从一篇文章里读到一幅写梅与竹的联句：“虎行雪地梅花五，鹤立霜天竹叶三。”至今难忘。前不久，我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将此联写了出来，挂在书房里，朝夕相对，恍若梅竹在旁。

朋友姓杨，善写咏梅诗，也懂得丹青技法，能书能画。我本以为此君技痒之时画梅当为首选，岂料他画得最多的竟是竹子，其次是兰，梅花却很少见。他笔下的竹子多为墨竹。他似乎也无意去画那种丛集茂密的竹林，而往往是三两枝叶，疏枝淡影，或写在素纸扇面上，或画在二尺小幅的一角，如鹤立霜天，形单影只，若孤鹭一羽，似惊鸿一瞥。

竹是历代文人笔下和文人画中常见的咏赞对象。大诗人杜甫生活潦倒之时，却在一位老友的庭院里写过这样一首清新的咏竹佳句：“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在《小园赋》里表达了自己对淡泊人生境界的向往，所谓不慕奢华，但求“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足矣。唐朝诗人张南史因有“却寻庾信小园中，闲对数竿心自足”的感慨。

朋友的墨竹小品，常常是寥寥数笔，未必成丛，却也能给人扶疏透日、萧萧引风的感觉。时或有杜牧笔下的“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萧骚寒雨夜，敲动晚风时”的意韵。

唐朝有位著名乐师和画家，名叫萧悦，喜欢画竹，而且确实画得好。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里有记载：“萧悦，工画竹，有雅趣。”大诗人白居易为这位画家写过一首长诗《画竹歌》，诗前面有一段引语说：“萧悦善画竹，举时无伦。萧亦甚自秘重。有终岁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知予天与好事，忽于一十五竿，惠然见投。”《画竹歌》即是诗人答谢画家惠赠的这一十五竿珍贵的竹子而写的。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人画竹身肥臃肿，萧画茎瘦节节辣；人画竹梢死羸垂，萧画枝叶活叶叶动。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娟娟不失筠粉态，

力创作，以文抗疫，勇担责任和使命，以不同的文艺形式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优秀作品，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汇聚力量！

2020年，《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共出版版面75个，刊登散文、随笔、小说、诗词、评论等文章700余篇。版面刊登作品主要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开辟了《幸福漯河温暖新年》《“抗击疫情 使命有我”主题征文》《良好家风伴我行 我为创文添光彩》《展示许慎文化深厚底蕴 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城——探本溯源解字理》《阅读助我成长 悦读改变人生》《弘扬爱国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主题征文》《沙澧写手》《街巷寻珍》等专栏，既唱响了主旋律，营造了良好的读书写作氛围，又发掘并培养了大批的文学新秀及优秀写手。

2020年，虽有疫情影响，但围绕文艺副刊版

萧飒尽得风烟情。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

这是我所读过写得最有趣的咏竹诗。诗句写得清丽易懂，唯有“筠粉”这个词需要做点解释：筠粉，即新竹青皮上的一层白色粉霜。“娟娟不失筠粉态”一句是形容新竹色态的美好。朋友的竹子，以草隶笔法挥洒，笔下修篁，但求疏朗、清爽，逸气横生，亦可谓“不根而生从意生……萧飒尽得风烟情”。

清朝画家和书法家、名列“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众所周知的画竹圣手。板桥爱竹，几成竹痴，他的《题画》里有段自述，文字透露出一些师法造化、勤于观察、多向生活学习的创作心得。我们不难想见，烟光日影在竹子的疏枝密叶间浮动之时，便是画家郑板桥“胸中勃勃遂有画意”之时。他那些传世的画竹作品，以及那些精彩的题画竹的诗句，多得于此。如“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如那首广为人们传诵的题画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与板桥相似的，还有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兼画家金农先生。他在《画竹题记自序》里有言：“冬心先生年逾六十始学画竹，前贤竹派不知有人，宅东西种植修篁，约千万计，先生即以为师。”

朋友画竹，也有向板桥、冬心两位老先生致敬之意。早在多年前，他就出版过笔画严谨的白描连环画作品，近些年，好藏善本碑帖，写作之余，书法浸淫钟繇小楷和草章，是诗、书、画兼通的文人学者，常与友人云：愿在扬州八怪门下牛马走。他在不少画竹题跋上往往会恭录板桥、冬心题画竹的诗句，以示他对先贤的景仰。

白居易《题李次云窗竹》：“不用裁为鸣凤管，不须截作钓鱼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竹的淡泊疏远，竹的高标逸韵，不正是书法家朋友在这些小品画中所孜孜追慕的么？

旅途随想

动、好奇、愉悦、舒适的旅行。

接下来好多年，我探亲或者出差乘坐火车所留下的记忆只有一个字：怕！怕买不到票、怕车晚点、怕上不了车、怕上车了没座位、怕吃不上饭……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1月25日晚上那次乘车。那是我从桂林陆军学院学习结业回家过年，考虑到春运车票紧张，学院给我们提前订好了票，可火车到了桂林站，晚点不说，因严重超员根本上不了车。慌乱中，一位年轻妈妈拼命挤上了车，却把儿子留在了站台上。小家伙“哇哇”哭着喊妈妈，可火车门已经关上了！好心的旅客从里面打开了车窗，我和送站的战友把那个可怜的小孩从窗户中塞了进去，我也趁机狼狈地爬上了车。上车后，我被“钉”在茶几旁，像沙丁鱼在罐头盒里一样，被挤压在车厢里，“密封”了一个晚上，天亮才到家。

这次乘坐火车的经历至今想来都让我不得不栗。后来，高铁开通，有一年国庆节，我第一次乘坐高铁回河南老家，从广州到漯河仅用了五个多小时，那种感觉，也就一个字：爽！

又是新的一年，坐在疾驰的高铁上，我想起了离开家乡这些年的乘车经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真心为日益强大的祖国而自豪！

诗风词韵

新年辞（外一首）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沉默。和那棵探光叶子的树一样瘦得只剩一把老骨头有一些人走出，也有另一些人进入时间的标段插哪儿都相似年踮着脚尖仰望。它等待两宗事一场雪，足以覆灭一半一场雨，足以催发另一半我轻轻在瓶子里，安放一枝梅

冬语

这里有风，那边晴好
阳日晒着你和花花草草
这是前几天的模式
那阳光说不定，就是从这儿过去的
可这风又从哪儿来
那些花草依偎冬天，眨着葱绿的眼
我们说出一样的话
——安好

一本旧台历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书柜里被遗忘的一本2020年台历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一层轻盈的尘埃，猫一样卧在膝头它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礼服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严密地叠放成一叠，一直没有打开纵光阴凌厉，依然守身如玉看起来与桌上那本崭新的台历与那些打开的日子，一样的美好

我真想，娶了它
再做一次，时间的新郎

水墨生活

■谭艺君

就这样，把日子过成一幅水墨也是挺好的有大片的空白可供呼吸和想象左一笔，右一笔都是浓淡适宜的幸福和欢喜

蘸一缕目光，添一段流水
浅浅吟唱繁盛的眷恋
水草只有一个丰美的方向
即使鸟鸣热烈，也缓慢地释放
岁月的翠色
静静染绿又一个日子

花要开就开
我绝不说出内心的绯红
徐徐的风中，携着怎样凌乱的字句
一场突然的细雨
它绵密的表达，经过了怎样忐忑的预演
而一朵奔走的白云，又为何站住并悄悄改变了形状

好吧，就这样轻描淡写
用清澈的泪珠和露水，酒湿暮色
洗净清晨
就这样，干净地活着
把每一天都活成
风轻云淡的诗句
用一生，点染一幅水墨
没有一笔是多余的